

### 揭穿《齐鲁晚报》诬陷法轮功的假新闻



大众报业集团大楼

《齐鲁晚报》原系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大众日报》报社属下的一份生活类期刊，大众报业集团成立后，《齐鲁晚报》便独立运作，日报发行，并被当局定为喉舌党报。自中共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起，山东省《齐鲁晚报》便开始编造假新闻，编造谎言，欺骗民众，煽动仇恨。在法轮功真相广传的今天，人们早已对中共喉舌骗人的陈词滥调嗤之以鼻，而《齐鲁晚报》再次陆续编造假新闻，重炒世纪谎言。对法轮大法（法轮功）极尽诬蔑抹黑和造谣攻击，而且还在不断挖掘编造本土假新闻，欺世骗人。充分暴露了中共喉舌甘当运动打手，把欺骗进行到底的丑态恶行。

四月二十四日，山东省《齐鲁晚报》A08版刊发了一篇通讯报道《摆脱“法轮功”后成致富带头人》，该文章称胶州市胶北镇一名叫“孙爱丽”的妇女放弃修炼法轮功后成了致富带头人。文章从布局谋篇和写作技巧上来看，应该是出自一个新闻老手，但是文中写到的人物所在地皆以“村庄”代之，这有违新闻报道常理，不禁让人生疑。经过认真细致的查证，结果证实：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造假报道，下面仅从如下几方面曝光其造假行径：

一、胶北法轮功学员证实：没有“孙爱丽”其人。众所周知，九九年七·二零前，许多法轮功学员会聚在一起学法炼功，因此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彼此大都了解，文章中说“孙爱丽”是九八年开始修炼的，而且还把自己家当作炼功点，有许多功友经常到她家学习，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同处一镇的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不会不了解，更不会连一点信息都不知晓，而此文章发表后，胶北镇现有的法轮功修炼者均表示没听说过“孙爱丽”这样一个人。

二、村妇女主任身份穿帮。文中称“孙爱丽”被村民选举为村妇女主任，但经过认真的查证后得知：无论现在还是过去，胶北镇46个村庄的村妇女主任中无一位名叫“孙爱丽”的（可提供46位村妇女主任名单），我们无从知道该文的撰写者从哪儿找出的这位名叫“孙爱丽”的胶北镇村妇女主任。

三、文中对丈夫与女儿的描述经不起推敲。或许是为了突出“孙爱丽”的农村身份，文章刚开始写到“孙爱丽”有两个女儿，但撰稿者在编造的过程中可能忘了这一细节，在后面的行文中读者只能看到一个女儿的身影，那么另一个女儿到哪儿去了呢？另外，文章还说丈夫因不满“孙爱丽”的所为便一气之下搬到了果园住，这也不合事实。当地的村民都明白，桃农们为了防止小偷在桃子成熟时偷桃，便在果园里搭起简易小屋供看桃时用，这种小屋根本就不适合长期居住，也从没有村民在那里长期居住。

四、“孙爱丽”的所作所为不合法轮功法理要求。文章中称，“孙爱丽”“完全陷入对法轮功的痴迷后，对果园的生产不再有热情，也不再关心两个女儿的生活和学习……”而《转法轮》第205页上写到：“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孝敬父母、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在各种环境中都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的亲人。”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是严格按照法理去做的，在单位是好职工，在家中是好儿女、好父母，这个所谓的修炼者“孙爱丽”连基本的善都做不到，她能是个法轮功修炼者吗？

五、集体发功治病与法轮功要求相悖。文章中称，“孙爱丽”有一名功友得病后，“孙爱丽”等到她家集体发功治病，孰不知《转法轮》第255页上写到：“法轮大法的弟子绝对不能看病。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

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转法轮》第257页上又写到：“医院还是能治病的，只不过它的治疗手段是常人那个层次的，而那个病却是超常的，有些病是相当大的。所以医院讲有病要早治嘛，大了他就治不了，药量大了人也要中毒的。”从中可以看出，法轮功并不排斥病人到医院就医，只是严禁法轮功学员给别人治病。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这完全是一篇经过精心编造的、蓄意污蔑大法、法轮功学员的假报道。那么，《齐鲁晚报》为什么要挖空心思的虚构出这样一篇文章呢？

其实，四月初，有关人员就透漏：中共把每年的四月、九月定为所谓的“反×教”（中共是真正的邪教）集中宣传月，要求相关媒体开设专栏、由专人采写反×教的稿件，并要层层上报，《齐鲁晚报》的这篇《摆脱“法轮功”后成致富带头人》的报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

中共公安部二零零零年、二零一四年曾先后两次公布了十四种邪教名单，里面均没有法轮功。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也没有把法轮功列为邪教。因为公安部、全国人大的人都知道法轮功讲真善忍、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下转二版）

(上接一版)《九评共产党》中说：“谎言是暴力的润滑剂”。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邪党喉舌媒体都充当了吹鼓手的角色，运动开始前喉舌媒体先大肆鼓噪、制造气氛，接着暴力跟进，制造恐怖气氛，进而钳制国民思想、绑架国民参与运动，从而更容易达到其目的。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上也是如此。中共江泽民在力排众议决定迫害后，就指使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媒体炮制假新闻事件，栽赃、污蔑法轮功（包括1400例等）、污蔑法轮大法为×教，并因此而取缔法轮功，从而在全国形成了迫害的气氛，最后又通过编造“天安门自焚栽赃案”绑架民众仇恨法轮功及修炼者，使其迫害得以继续。

中共历次运动中的害人行径之所以能得逞并持续与邪党喉舌的鼓噪欺骗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民众们大多认清了邪党的强权治国手段后，其精致化的欺骗宣传为维护其统治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中共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起，《齐鲁晚报》便开始编造假新闻：如，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本来是因精神病复发，将其父母用铁锹打死。《齐鲁晚报》却诬蔑王安收因“练法轮功”杀害父母，并被收入诬蔑大法的1400例；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七日的《齐鲁晚报》——“中国新闻”栏目中又发表了一篇造谣文章污蔑法轮大法；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齐鲁晚报》在A04“身边”栏目，用整整半个版面的文字和照片，重炒十多年前的“天安门自焚”栽赃案，再次对法轮大法进行诬蔑抹黑和造谣攻击；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四日《齐鲁晚报》A08“身边”版，以三分之二的版面，诬蔑做酷刑演示的青岛法轮功学员；还胡说真相已大白于世的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事实和“活摘器官”都是谣言，并利用山东省科协原副主席周忠祥诽谤法轮大法。

在法轮功真相广传、退党人数已逾两亿的今天，中共《齐鲁晚报》又

推出这样的文章，一方面透射出以省委书记姜异康为首的江氏集团的追随者恶性不改，妄想延续迫害的企图，另一方面暴露出中共喉舌甘当运动推手，想把谎言传播到底、把欺骗进行到底的丑态恶行。

《齐鲁晚报》这次报道的撰稿者连名字都不敢属就暴露了造假者的心虚气短。然而读者们大多知晓，一篇文章要刊发，需经过层层把关，先是责任编辑审核，最后还得经过总编的审阅，尤其是牵扯到一些敏感话题，那是慎之又慎的。也就是说，该造假文章绝不是撰稿者一人的结果，是集体在造假。

记者被人们称为“无冕之王”。这一声誉的本身就要求记者在采访活动时要置身事外、不偏不倚；不夹杂个人私利、一切为公的记录事实真相。历史上曾有齐国太史为记下“崔杼弑其君”一句真言而不畏杀戮的佳话，而今，只是为了完成上面宣传任务或为了取悦某些人就甘愿放弃人格和道德底线的做法不是太不值了吗？然而，佛法是可以这样让人肆无忌惮地去攻击、去污蔑的吗？历史上，出于各种原因发动了灭佛运动的“三武一宗”都很快就招致恶报降身，结局悲惨，而现在的人却不记教训！为了警醒《齐鲁晚报》及大陆众多的媒体从业人员，不要因为参与迫害法轮佛法而承受巨大恶报，谨摘录一些近年来发生在新闻领域的遭恶报事例：

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罗京因声情并茂的播报诬蔑法轮功稿件患喉癌身亡；“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制片人陈虹患癌症身亡，曾亲自监制“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央视副台长李东生已被刑拘……目前殃祸起连连，大多是参与污蔑大法、法轮功学员得的恶报。在胶州市，九九年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胡金梅，指挥当地媒体炮制诬陷法轮功的假新闻、命令剧团创作污蔑攻击大法的节目、阻止法轮功学员晋升职称等，结果不久就患癌症身亡。十八大前后，该市广电局前局长冷建

云银铛入狱，表面看他是因为贪污受贿等罪行而被法律制裁，实际上是因他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到的恶报。

湖南慈利县四任广电局局长相继遭恶报。自九九年“七·二零”以来，湖南张家界市慈利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带头积极跟随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广播、电视天天造谣诬蔑法轮功，该局还布置诬蔑展板，到处挂标语，把法轮功视为敌人，大肆宣传。“七·二零”以后，四任局长相继全部患癌症死亡，最年轻的一个局长离世时仅四十多岁，整个广电局都感到恐慌。

《唐山广播电视报》总编葛昌博充当文字打手，得恶报。“七·二零”过后，《唐山广播电视报》上登载了多篇诬蔑法轮功的文章，毒害了大批不明真相的市民。结果总编葛昌博因贪污被判刑二十年。

湖北省浠水广播电视台局长何国民“七·二零”以来，不遗余力的在浠水电视台播放诬蔑大法的电视节目，后因拖欠退休职工的工资被告发，何国民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公职。

陶光耀，四十多岁，四川省安岳县广播电视台局长。长期在电视广播上诽谤大法，强行拆卫星电视接收器，自招恶报。二零一一年五月，陶光耀开车到成都的途中出车祸死亡。

云南省玉溪市广播电视局原局长张耀力，曾多次利用其掌控的宣传媒体，为邪党歌功颂德，大肆宣传迫害法轮功。结果遭恶报。二零一四年六月，张耀力被玉溪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没收赃款三百七十九万元。

……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妖言惑众之罪也得自己去偿还。希望《齐鲁晚报》等媒体从业人员守住自己的良心，管好自己的口笔，别为自己种下恶因而去承受恶果。◇

